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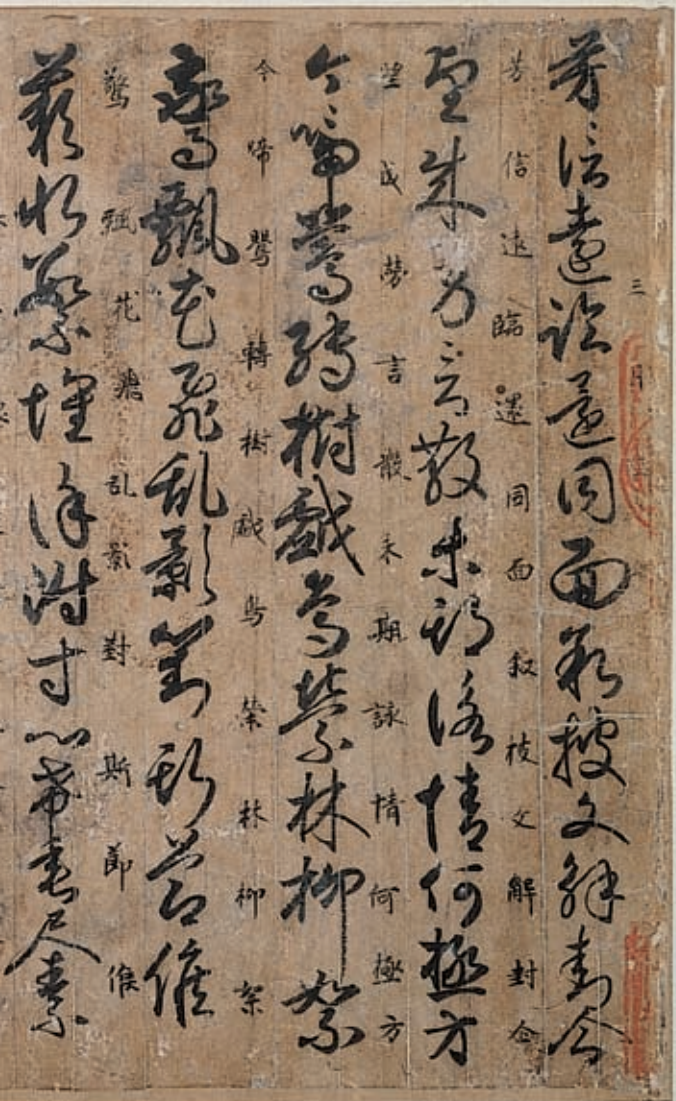
芳信遠臨

王競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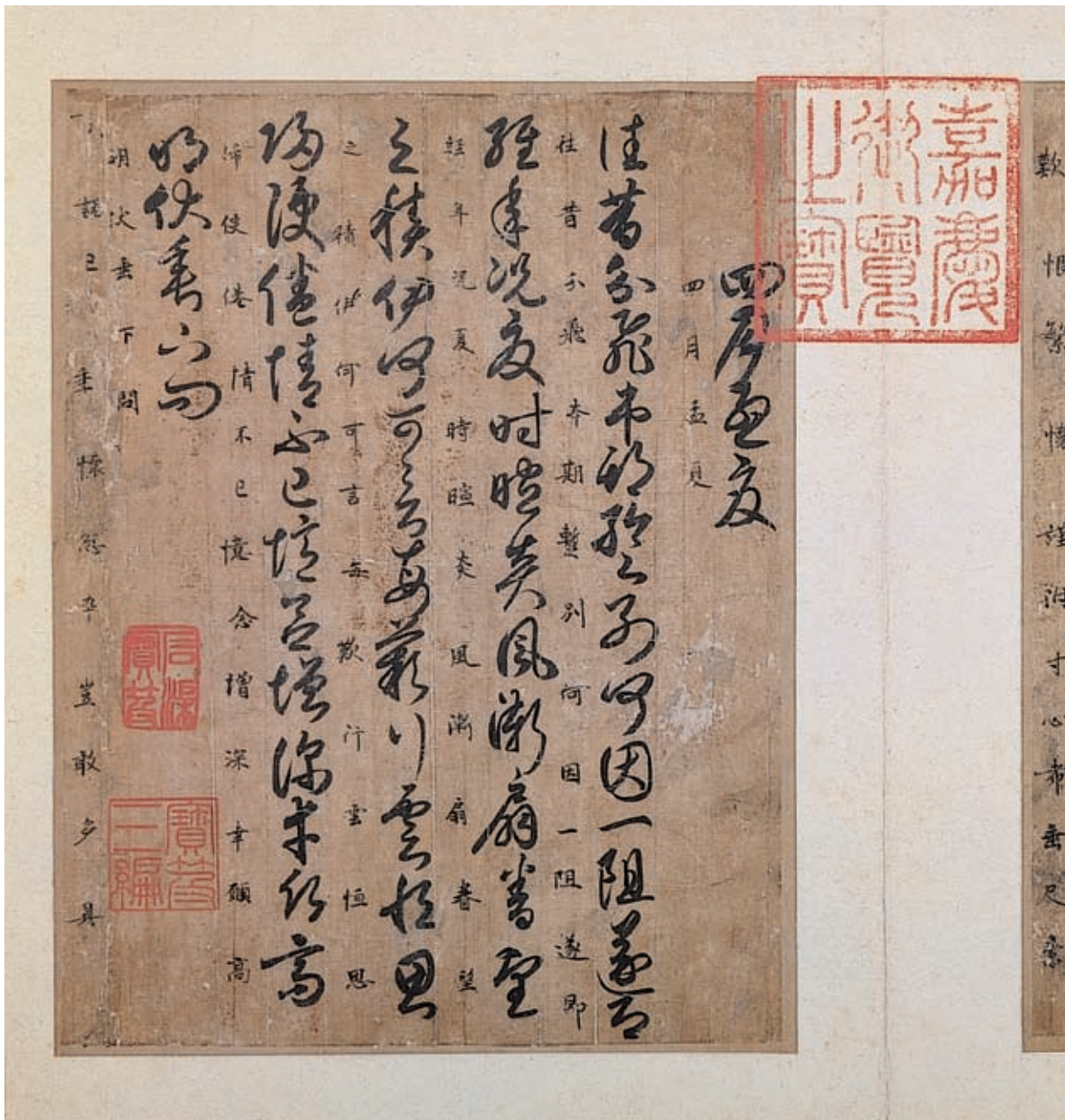
唐人〈十二月朋友相聞書〉書法述介

唐人〈十二月朋友相聞書〉是現今傳世少數唐人手書之一，全作以草書為主，逐字附加小楷書釋文，優美的文辭讀來鏗鏘有味，與圓熟勁練的草書可說是相得益彰。書冊正面有陸費墀（一七三一—一七九〇）簽題：「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」，正文之前復經王文治（一七三〇—一八〇二）加註標題：「唐人月儀帖」，若將兩者相互參照，領略標題中的意涵，或可體會這是昔日朋友間殷殷問候的書信範本——書儀。書者名姓不詳，既然加註小楷書，可知兼有識別草書的作用。

唐人月儀帖



「書儀」遠在六朝已經產生了，在講求文辭雋永、應對得體的客觀環境中，書儀發揮一定的示範作用，提供人們可以依循或者參考的書信通式，其中的普遍性是可以理解的。六朝書儀如今渺不可求，晚近敦煌發現的唐五代寫卷中，約有一百餘件可以歸類為書儀，其中一部分寫卷尚且註明「書儀」字樣。據周一良、趙和平兩位先生的研究，敦煌書儀的時代足可徵信，六朝的詞彙、語法乃至於文體，通過時光的濾網多多少少綿延下來，在唐



圖一 唐人〈十二月朋友相聞書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五代書儀中六朝的身影猶然可見。兩位先生全面整理敦煌書儀之後，依內容性質加以區分如下：第一種為朋友間書信往還的朋友書儀，預設來信、回信的立場，按照十二月令節候的不同，變化文字內容，文情並茂是其特色。第二種為婚喪喜慶各種特定情境適用的吉凶書儀，從別親疏到定尊卑，維繫人際關係應有的分寸。第三種為表狀箋啟之類酬應書儀，文辭難免公式化，卻順應當時制度，合乎理想的模式。透過如此區分，得以了解書儀並非表面上文字功夫，其中寓含人際規範，涉及禮儀的層面，直接反映一個時代的制度和風尚。

唐人〈十二月朋友相聞書〉（以下簡稱唐人〈月儀帖〉）屬於上述第一種朋友書儀，其文辭內容經過中外學者結合敦煌寫卷相續探索後，一致認同題作「唐人」，時代頗為允當。例如王三慶先生〈故宮藏本唐人十二月相聞

書研究》，文中將敦煌寫卷朋友書儀的內容歸納為三部分：〈辯秋夏春冬年月日〉、

〈十二月相辯文〉、〈朋友相命（念）〉，指出唐人〈月儀帖〉的文辭適與第二部分〈十二月相辯文〉答書文字大部分相合。此種雷同誠非偶然，雖然唐人〈月儀帖〉的內容僅屬單方面回信，並非雙向致意「相聞」，卻可以肯定與敦煌寫卷同源異流，有其關連。王先生同時製成比較表，附錄文後，清晰可見書冊與寫卷之間文辭的異同，兩者對應之下，更顯得寫卷設想周全內容多樣化。

唐人〈月儀帖〉的現況並非十二月俱全，原有一、二、五月均已佚失，若連同每月標題合計，尚存五百餘字。從裱綾分割的情況以及四月文後殘存一行五月小楷書釋文，可知在流傳過程中經過改裝，從手卷形式改成冊頁。清初顧復（約一六二八一—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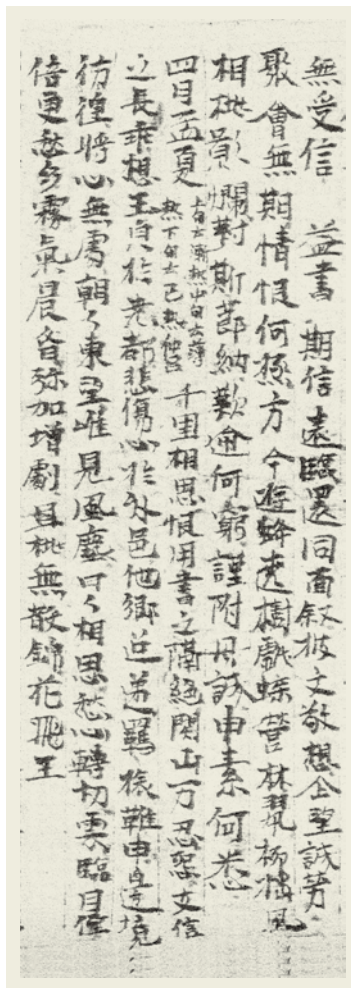
一六九八）《平生壯觀》中一段記載，有助於追溯改裝的時段：

月儀帖，黃麻紙。草書如錢，真書釋文如豆。缺正、二、五月，後題一行云：「吾前後書惟此□佳也。」本身宋印一方，前後上下鈐印，只存十分之二，文不可識。蓋以「御府寶繪」、「內殿珍玩」印，後鈐縫「羣玉中秘」印。拖尾白紙，「明昌御覽」大印。解縉跋為唐人書。邵原性長叙內云：黃魯直云小字殘缺，是智永書。獨月儀帖筆法絕妙，常觀于太保李公家，但脫落不全耳。又云：正、二、五三個月，予獲觀于江西夏都指揮家，亦曾贊語于帖焉。獨此帖又得于楊侯處觀焉。脫落三月，正余前所書也。兩跋皆洪武年月，各有圖書二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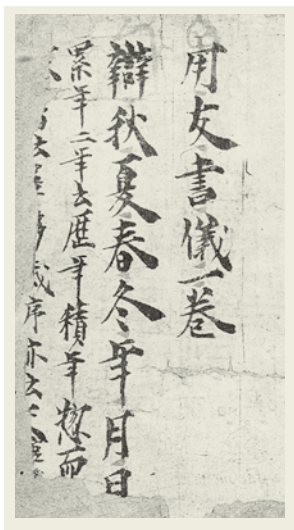
必須留意的是：顧復標題將

所記〈月儀帖〉歸在隋僧智永的名下。由於文中所述真草二體、佚失三個月的狀況以及宋印、金章宗鑑藏寶璽等等，連同末尾附記：「吾前後書惟此本佳也」，全然同於唐人〈月儀帖〉，可知兩者當屬一物，清初尚未改裝。至於其中金章宗鑑藏寶璽，王耀庭先生曾經詳作考訂，在〈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〉一文中，肯定印文和鈐蓋的慣例真確可靠，唐人〈月儀帖〉為流傳有緒之作，也就不待多言。

在清內府書畫著錄中，唐人〈月儀帖〉的紀錄已然冊頁的面貌。嘉慶二十一年完成的《石渠寶笈三編》，其中延春閣所錄即與現今狀況完全相符。相較前述顧復的紀錄，除了續增鑑藏璽印之外，御題五言詩、趙秉冲奉勅題識文、王文治跋記以及無名氏附記一則，均為續增的部分，但是原有邵原性長叙和解縉跋語則僅存後者。邵叙如何佚失固然有



圖三 敦煌寫卷書儀儀局部 (Pel.chin.2505)
引自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·第十四卷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)



圖二 敦煌寫卷朋友書儀殘片 (S.6180)
引自《英藏敦煌文獻·第十卷》
(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)

待探尋，續增的跋語則有助於探知後續的流傳情形。如無名氏附記，文中說明：「此鑒定月儀原委，係麓村鈔寄予者，留之備考。」麓村為安岐（一六八三—一七四五以後）的別號，是知流傳過程中曾經安氏鑑賞。安氏平生過目書畫，多在所著《墨緣彙觀》中

留下紀錄，其中有一則智永〈月儀帖〉：

草書，黃麻紙本，小楷釋文，紙墨淳古，經明昌御府所藏，惜不全。

文中述及真草二體種種狀況，與唐人〈月儀帖〉若合符節，倘若即是本件月儀，安氏的看法便與顧復一致，同樣歸在智永的名下。又如王文治跋記，一再贊賞真草書法俱佳，文末並且透露「余客武昌，靈巖山人見示，因記。」靈巖山人為畢沅（一七三〇—一七九七）的別號，遂又得知唐人〈月儀帖〉進入清宮之前，曾經是畢沅的收藏。

畢沅、王文治有同年之誼，兩人以文會友相知多年。

畢沅在湖廣總督任內刊行《靈巖山人詩集》，王文治為作序文，序中提及：「乾隆五十五年春正月，余訪山人於武昌督署，始獲受山人之詩而盡讀之」，無意間透露是年兩人相會於武昌，是否跋記也在此時寫成，尚需進一步確認。王文治有《夢樓詩集》傳世，集中自述平生三次遊楚，先後在乾隆四十五年（庚子）、五十四年（己酉）、五十七年（壬子），為月儀書跋也就不外這三個時段。由於畢沅於乾隆五十一年擢升湖廣總督，次年始行赴任，至嘉慶二年在任內病逝，因此兩人相會於武昌賞鑑唐人〈月儀帖〉，除了第二個時段之外，第三個時段或有可能。

王文治跋記透露流傳的線索已如上述，其對真草二體書的評價尤當留意：

今觀其筆勢圓勁，深入晉

表一



賢之室，其殆孫虔禮一流人也歟！釋文小字飛動，變化不可端倪，宋以後人萬不能為，與草書應出一人之手。

文中既以唐代書家孫過庭（活動於七世紀後半期）比況，足見肯定唐人〈月儀帖〉草書，

能如孫氏傳緒王羲之草法，猶見草草餘韻。另一方面小楷書釋文，因兼帶行書筆意，寫得靈活飛動，也深受王氏激賞。以下分就小楷釋文、草書兩方面，略述筆者個人淺見。

唐人〈月儀帖〉小楷釋文靈秀的氣息，可以在隋〈董美

人墓誌〉中見得相同的質素，若逐字領略筆畫細微處，書者使用硬毫筆，收筆出鋒或見細勁如筍尖的效果，以「岡」、「林」、「布」諸字為例，出鋒之際猶覺韻味有餘，沒有尖刻的弊病。字裡行間行筆的轉折，筆鋒律動自如，方圓變化往往頃刻間調整，如「地」、「追」、「離」等字，具見用筆的靈活。小楷書向來難於安排空間，書寫時不自覺拘謹起來，唐人〈月儀帖〉頗能揮灑自如，偶然放筆伸展筆畫，有意無意間打破楷書結體方整的規律。從草書行距的安排並非寬裕看來，原先或許只寫草書，因此附加小楷釋文時，只能就行間擇宜落筆，整體的安排順其自然。

王文治稱許小楷釋文「宋以後人萬不能為」，或許見及某些楷寫猶帶古風，入宋以後漸行少見，在文字演進自然消長的軌道上，漸為通行的「今寫」所取代。例如「戲鳥

蔡林」的「戠」字，偏旁從「戊」，來自隸寫如此訛變，楷寫再相承下來，遂與正寫同時流傳，現今遼寧省博物館所藏〈曹娥誄辭〉墨蹟，便沿續偏旁從「戊」，寫成「戠」。本院所藏宋四家法書，猶見米芾〈蜀素帖〉仍寫作「戠」、〈尺牘〉也寫作「戠」，如此沿續或許同為米芾寶晉的成果之一。至於「恚」（怨）、「犇」（蟬）二字亦可為例，前者同見於上述〈董美人墓誌〉，寫作「恚」；後者則係隋唐時期俗寫，沿續北朝，起筆多一筆斜撇，入宋以後逐漸少見，託名蔡襄的〈寒蟬賦〉還沿續此種俗寫。以上字例顯示唐人〈月儀帖〉小楷釋文習於「古寫」，點畫間自然透露時代的訊息。

草書是唐人〈月儀帖〉的主軸，前已提到顧復和安岐將其歸在智永的名下，兩人如此歸屬，未必認定為智永之作，也可能涵蓋臨摹智永的複

本在內，正如同古來歸在王羲之名下的書蹟，或將「下真蹟一等」的後人摹本納入範圍。今人鑒識書法的方向已然不同，傾向於判斷原蹟或複本，如將王羲之名下的書蹟在風格定位之後，進一步考察係屬何時何人的臨寫本、鈎摹本等等。對於唐人〈月儀帖〉草書的看法，同樣不再籠統地視為智永，如本刊一八五期所載何傳馨先生文以及前述王三慶先生論文，均未將其歸在智永名下，後者且將書冊墨蹟本、相關法帖以及明清後續臨寫本綜合研究之後，推測書冊內容或為智永的〈月儀獻歲帖〉，當屬「唐代時，無名氏據智永之作重抄數遍，唯此本最佳，因而流傳。」可惜智永月儀原蹟已然無存，要闡述書法方面這層關連，傳世可信的其他智永書蹟莫過於〈真草千字文〉，如果從〈真草千字文〉草書入手，仍可觸及其中關連的脈絡。

首先從草變規律來看，包括偏旁點畫的減省、實筆虛筆的連帶牽絲，以及結字行筆的順位，從如何取勢到穩定收筆各方面，唐人〈月儀帖〉中多數字目均與智永〈真草千字文〉步調一致，若取擇關中本一部分字目列表比較，（詳附表一）其中的一致也就瞭然。智永草書在書法史上已有定位，視為王羲之傳人，因此這層關連，還可以進一步追溯，循智永上探王羲之，也就是與晉人草法一脈相連。晉唐之間草法的傳緒，原非僅見於少數單一作品，如晚近敦煌發現的寫卷中，部分唐人臨寫本均屬難得的實例。其一如智永真草千字文臨寫本，現存三百餘字，係貞觀十五年（六四一）蔣善進臨寫，體勢筆法均入智永門徑，其與唐人〈月儀帖〉的書者一樣，均為智永的追隨者。其二如王羲之草書臨寫本，書者未詳何人，臨寫〈瞻近〉、〈龍保〉諸帖，頗能掌

表二

遠宦帖					
真草千字文					
書譜					
唐人月儀帖					

握草法的準確。此外，大家熟知的孫過庭《書譜》，在書史已有定評，足為晉人風規唐人傳緒的代表作。以下略舉五字為例，按王羲之《遠宦帖》、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、孫過庭《書譜》、唐人《月儀帖》排序，略窺這一脈相傳的筆蹤：

（詳附表二）

其次從使轉用筆來尋繹兩者有若干交集，筆性上見若何差異。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使轉用筆的特徵，見於帶有弧度的圓潤筆畫，收筆時含蓄若有餘韻，引人遐想。唐人《月儀帖》同樣圓轉的筆法，顯得勁力練達，收放之際神采奕奕。《真草千字文》點畫的斷續綴連，有其秩序不漫作牽引，因此牽絲的運作隱隱然，若斷還續的韻致流露草用筆的遺風。唐人《月儀帖》筆意彷彿，相形之下行筆略快，牽絲的運作進一步貫串前後筆勢，相與呼應的動感較為顯露。智永草法精熟，書史已有定評，唐人《月儀帖》卻偶見草法未安的現象，如「以」（斷）、「水」（恨）二字，簡之又簡、草之又草，均與智永、孫過庭寫法不同。孫過庭《書譜》寫作「力」、「恒」，點畫位置猶守晉人規律，唐人《月儀帖》微見自主的傾向，

斟酌變通之處，顯現書者脫略自由的精神。

草書發展的進程波峰、波谷漫漫無涯，草變規律的形或原非一時一人之功，通過約定俗成，自然產生默契，建立共同依循的法則。當草書逐漸蛻去隸體波磔時，牽絲連帶筆法進一步發揮，牽引出開闊的表現空間。唐人善用牽連之妙，靈活勁健的筆觸瞬間提按轉折，從前一筆過渡到下一筆，行行相續，具見筆端靈活的律動，唐人《月儀帖》也得見妙筆天成之處，例如「希垂尺素」，運作精準近於無可增減的境地。及至大草書在唐代醞釀成熟，牽絲連帶筆法隨之發揮到另一個高峰，改變了草書的體勢，走向縱橫躍動抒發自我的浪漫情境。相較之下，唐人《月儀帖》追隨智永，不免偶有跳脫出入，那分熟悉的感覺，依然如見晉人草書的筆蹤。

■